

雨花文艺丛书

剑

肖放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74

文艺丛书

劍

肖放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內 容 介 紹

这本詩集，是肖放同志的遺著。內容主要是写反右派斗争的，也有几篇是写的苏联人造卫星。

在反右斗争时，作者抱病写詩，以笔为劍，去劈碎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盾牌，揭露出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作者对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满怀热情；对右派分子的罪恶活动，无比愤怒。作者的热情与愤怒，流露在这本詩集的字里行间。现在虽然反右斗争已过，但在两条道路的政治思想斗争中，这本詩集，仍然会起利劍的作用，是有其价值的。

雨 花 文 艺 丛 书

劍

肖 放 著

*

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許可証出〇〇四号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 1/3 字数 23,000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100



肖放同志遺象

作者小傳

肖放同志，江苏高邮湖西塔集镇人，生于一九二五年。五岁入学，曾在私塾、小学、初中讀过七年書，一九三七年因抗战爆发而失学，初中的課程就沒有唸完。

一九三八年三月，他在故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那时他才十三岁。一九三九年，又脫产参加了地下党所领导的抗日青年协会，同年九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候补党员。第二年，調淮南警卫大队政治部任書記。

一九四一年进淮南联中高中部学习，兼做学生工作。由于他的用功与努力鑽研，考試成績总是名列前茅，当时他已喜爱文学，常写文章和詩歌，特别是写了一些热情奔放的詩歌。

他十七岁(一九四二年)离开淮南联中，担任了淮南文抗編輯，后又担任了高邮青抗工作团长，县青抗理事长。十九岁时(一九四四年)任天高民兵总队部政治处宣教干事，民兵剧团政治指导员。二十一岁时担任了中共高

宝县委委员，宣传部长，并兼任青联主任和苏皖边区总青联常委。

肖放同志在初中读书的时候，就有当记者的志愿，因此他一面工作，一面苦学苦练，在一九四七年，他二十二岁的时候，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当了华东野战军新华社前线分社的随军记者，后又担任记者组组长等职务，并且学会了摄影技术。在山东解放区的时候，他白天行军，晚上还不顾疲劳地在火光如豆的香油灯下直写到深夜，打瞌睡了，往往把钢笔尖插进了板桌，同志们唤醒他，叫他睡，可是一醒来，还是坚持写完他的报导稿件。因此，曾受过书面表扬。

肖放同志曾参加过涟水、宿北、鲁南、蒙阴、南麻、孟良崮、临淄、沙土集、睢杞、豫东、淮海等战役，就在这艰苦的岁月里，他身上潜伏了不治之症。在孟良崮战斗中，病发了，但是他不下战场，组织上劝他到后方去工作，他也不愿意。直到一九四八年底经检查，肯定他患有较严重的心脏病，不宜在前方工作时，组织上作了决定，他才被送往后方医院疗养。在疗养期中，除养病外，他一边写一些报导，一边开始了他有计划的整理写作资料的准备工作，同时又完成了他九万多字的第一本报告文学——“无声的战线”的初稿。

过江以后，党决定他离开部队，调到地方工作，一九

四九年十一月到苏州市。在苏州曾任工会联合会文教部长(工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调任中共苏州市委统战部付部长、部长、市委委员、市人民代表、市人委委员、市政协付主席等职务。

肖放同志平素对待人民群众，和蔼可亲，丝毫不摆架子，加上他的谈风很健，谈吐流利，善于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说服人，而且使人听了心悦诚服。

他喜欢听国乐、拉二胡、拍照，有时也看看电影，可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要说有嗜好的话，那就是写作了。

近几年他一面带病工作，一面在业余时间仍旧创作。一九五一年五月终于在几经修改之后，把“无声的战线”交给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转给新文艺出版社，现已再版了七次。接着他就着手编写“新余村”，该书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出版。

一九五七年春节前后，病情转重，整天整晚不能平卧，最严重的时候，不能进食，不能多说话，但他还是和病魔搏斗着，仍是不断地写日记。同年四、五月间，病情突然好转，他碰到熟人就说是“再生之福”，六月份就出院回苏州。当时他看到同志们都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他就要求恢复工作，但是，组织上要他安心养病，于是，他又提起笔来，用诗，投入了战斗。这时他写了几十篇反右斗争和祝贺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

詩，整理了一个集子，他把这本詩集，起名叫“劍”，可惜他还没有来得及和出版后的“劍”見面，就心脏病复发，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上与世长辞，享年三十二岁。

何 清

1958.7.15. 于苏州

目 录

作者小传.....	(1)
五月的梦.....	(1)
嘴臉.....	(10)
假如你成功.....	(12)
貪婪的心	(15)
沒有灵魂的人.....	(17)
你，为什么.....	(20)
沒毛的烏鴉.....	(22)
是和非.....	(24)
藥与糖.....	(25)
“虔誠”的“牧师”	(26)
温情.....	(28)
什么思想.....	(30)
家.....	(31)
向日葵.....	(32)
扫帚星.....	(33)
紅色的鳥.....	(35)
將軍，你輸了！	(36)
飞吧，和平的天使.....	(37)

五月的梦

在一間阴暗的房子里，

挤着奇形怪状的人物。

不是人民集会，

不是除夕守岁，

不是家庭商量五好，

不是教徒祈禱。

听，这是什么声調：

“諸位，我在十年前倡导的

第三条路綫，就要实现。

时候到了，

明天应该听到进攻号。

政法战綫是我們主攻目标，

工农业生产不能放掉……”

“我的未来的总理先生，

沒有事实怎么办？”

“傻瓜，我們不喜欢事实！

請你記住我們的法宝：

不要的——就歪曲，
不夠的——就夸大，
沒有的——就捏造。”

“不过，联合国也报导：
中国工业发展的速度，
不是爬行，而是飞跃。”

“去它的，杜勒斯先生又多喝两盅，
这种数字为什么留在当中？
我們要大声地喊：

共产党领导科学无能，
打破学术壟断 再不能等；
保护科学家吧，
恢复自由的灵魂！”

“先生，这不是要把知識分子
拉回到以前的时代？”

（一位教授疑問起来，
手指不安地摸着臉腮。）

“对，就是要他們和社会主义离开，
永远离开，
恢复‘政治文盲’状态。
至于政治界、文教界……
一切陣地都要拿过来。

最要紧的，
是要共产党垮台，
有它，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存在。

好哇！好哇！
我们是举世罕有的英豪，
我们的纲领
是不朽的诗篇，胜过‘离骚’；
诸位，为我们的事业干杯吧！
(响着清脆的酒杯声)
我的万能作家在那里？
快过来，请你拟份电报，
告诉华盛顿，
中国就要成为匈牙利第二。
告诉艾森豪威尔，
快给美元，快给美元，
而我们的本领
比霍尔蒂还高超。
再告诉艾森豪威尔，
政府元首名单，
仍然是十年前，
在美国拟就的老名单，

不必改变。

十月，中国的十月，

新政府不会难产；

一切会安排妥善。”

他的神情就象已经当上了总理，

横眉、臥眼，一副曹操面顏。

“我的未来的总理先生，

就职时间說得太早吧？

那时我做什么？”

“我的万能科学家，

那时少不了你，也少不了他。”

“等一等，假如不是胜利，

而是失敗呢？

請原諒，不是我居心說坏話。”

“呸！你想得太多了，

有什么值得驚訝，

失敗就是成功，

待机十年再进攻！

不，一定会胜利的。

我們的神父呢，

快来为大家祈禱，

好心必有好报。”……

欢乐的場面變成靈前哀吊，
五月的風伸進頭來嗤嗤地譏笑
“未來的總理和英雄們，
請你們用一杯清涼的甘膏！”

黃昏星爬上樹梢，
下班的人們抱着孩子，
洗去一天疲勞；
安閑的屋子裡，
小姑娘替母親讀報。
可是，在那裡，
却是另外一個世界，
梵蒂岡的忠實使者，
正替它的信男信女做禱告。
這時沒有清脆的碰杯聲，
也沒有神氣的語調。
只有那聖經的低誦聲，
伴着刺耳的烏鴉叫。
啊呸！似乎有人感冒。

就在這一天，
他們大舉進攻；

和平的土地上，
反共反人民的野火熊熊。
牛头马面，豺狼虎豹，
大张血口狂叫：
“党天下是灾祸，
工业生产发展不快，
农业合作化，
逼得农民生活不能过；
知识分子没有自由……”
“住口！住——口！
你们是险恶的阴谋家。
事实比你们更有口才，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哪有豺狼不心狠，
哪有虎豹不吃人。”
工人农民发出
严厉的声音……

反击右派的怒火，
在全中国燃烧，
右派分子往哪里逃？
道路有两条：

一条，坦白交代，举手缴械，
一条，怙恶不悛，自绝于人民。

听，这又是什么腔调：

白宫里传出喧吵，

杜勒斯欢宴同僚。

“OK，美国的市場又将在中国找到。

請为我們的坚貞之士，

为我們的事業，

干杯自豪。”

叮当的碰杯声，

配着欢乐的狂笑。

忽然，合众社傳來，

右派分子的“捷报”：

他們已被中国人民层层圍剿，

全棧崩潰，軍心混乱一团糟。

“坚貞之士”紛紛举起双手，

丟下破枪烂炮。

頑抗的，往哪里逃？

象过街的老鼠，

象豺狼被火燒。

白宫的大厅上，

沒有了欢笑，

杜勒斯連叫糟糕！

一头昏倒。

“糟——糕！”

这里又在惊叫，

原来正是那位未来的

永远是未来的总理，

从午梦中惊起。

他听见有人敲门，

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

拜访未来的总理先生；

请他出席座谈会，

辩论大是大非。

敲门声，敲得他

胆战心惊，

四肢发冷。

窗外，阳光依然普照大地，

广阔的土地上，

幸福之树和那

工厂的烟囱，

农业社的粮仓……